

医护人员遗体旁说笑 医院说是“微笑服务”

六旬老人深夜到医院就诊，医生问诊时老人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身亡。2月9日，死者家属投诉称，他们在查看医院监控录像时发现，事发后，医护人员竟在老人遗体旁有说有笑。

2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新洲区城关的死者家中看到，死者高巨村的堂弟高朝林躺在床上，满头血迹，其大儿子高成良手臂上也有伤口。

高朝林介绍，60岁的堂兄平时身体健康，2月7日晚到该区人民医院就诊时发生意外。2月8日晚10时许，他和另几名亲属在医院被不明身份的人砍伤。

随后，记者看到高巨村在医院就诊的录像显示：7日22时52分，高巨村走入急诊室，一名医生询问病情7分钟后，让他做检查。23时06分，高返回急诊室，与医生对话期间，不断挠头、抹汗、抹胸，比较烦躁。23时13分，医生为他量血压，而后埋头填写着什么。23时15分45秒，高沿着办公桌倒下还未倒地时，医生扶起了他，并在急诊室进行急救。随后，又来了两名医生参与抢救，15分钟后，宣布抢救无效身亡。

23时39分，两名男子进入急诊室，站在死者旁与一名女医

生交谈起来，并在一边抽烟，两名男子走到死者旁边看了看，医生竟一脸笑容，随后两名男子也走了过来，3人都面带笑容说着话。看到3人谈笑，一护士指了指监控探头，似乎在提醒他们注意，但3人仍然谈笑着。“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高巨村的家属说，一个生命逝去是件难过的事情，身为医生不该如何不严肃。

死者的儿子表示，录像资料显示父亲当时已十分难受，但接诊医生却花了近20分钟，仍未给出诊断结果，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对此，该院医务科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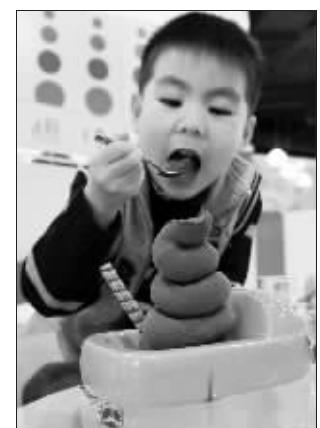
解释，高巨村患的是心脏病，医生要根据检查结果才能判断如何治疗，不存在延误治疗。对于医生和他人站在死者旁谈笑，是因抢救工作已结束，且该院要求医生微笑服务，谈笑与死者无关。

该负责人介绍，前日，死者家属将该院行政楼二楼办公室的门踢坏，并将死者遗体搬到办公室闹丧，导致该院不能正常办公。至于家属被打，他表示不知情。

目前，新洲区政府、邾城街派出所已介入调查。

据《楚天都市报》

餐厅称便所 雪糕叫便便
顾客感叹“没想象中恐怖”



“便便雪糕”挺美味

坐在“洗手池”玻璃桌子旁的“马桶”椅子上，头顶着花洒与毛巾，一坨“屎”形毛公仔抱在手里，一款名叫便便冰淇淋的巧克力雪糕放在面前……7岁的林林格外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觉得非常新鲜。

近日，国际知名餐饮企业便所乐餐厅在佛山南海广场开设了一家加盟店，挑战国人饮食尺度。傍晚时分，这间新开的便所餐厅座无虚席，门外还站着十来号人排队等候。据店主关先生介绍，这是广佛两地首家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出品与平常的快餐店无异，除新奇的“厕所”环境外，食具也相当“厕所”，马桶、浴缸、洗手盆一齐上阵，虽然是缩小版，但做得很逼真。店主表示，这些陶瓷食具价格不菲，难清洗，很容易摔破。

如此一间便所餐厅，传统的佛山人是否会接受呢？“挺有趣的地方，出品和价格还可以，没有我想象中恐怖。”记者随即采访的几位不同年龄段的顾客，大多对餐厅有正面评价。

据《羊城晚报》

野蛮拆迁 八旬老人在家中被砸死

记者采访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竟称自己是路过的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将被修改，然而2月8日，一场野蛮拆迁犹如最后的疯狂在安徽省利辛县上演：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自己家中被野蛮施工活砸死，多幢楼房被严重破坏。

野蛮施工砸毁多栋房屋

死者叫孙仲学，已年过八旬。2月8日中午，在孙仲学老人居住的利辛县人民北路棉麻公司内，星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在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正在对一栋五层楼房进行拆除作业。12点多，被拆的楼房突然发生垮塌，巨大的水泥块砸坏了孙仲学居住的平房，老人被砸中头部，送院医治无效死亡。

在事发现场可以看到，孙仲学生前居住的房子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

据孙仲学的女儿介绍，他们的房屋处在城关镇政府修路拆迁的范围内，镇政府多次找他们家协商拆迁事宜，但双方一直没有谈拢。在这种情况下，受镇政府委托的星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在拆除邻近房屋时故意危房作业，将他们家的房子砸毁。

“他们故意对我们的房子进行损坏，造成无法居住的现状，逼着我们搬迁。”她说。

在2月8日的野蛮拆迁中，孙仲学老人一个邻居家的房子也被

严重破坏，目前无法居住。此前，另一名邻居的房屋也被砸毁。

县政府工作人员：我是路过这里的

城关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事发之后，镇政府成立了应急小组，安排解决受影响的两户人家的食宿问题。然而孙仲学的女儿2月9日对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说：“没有人出面对这个事情负责，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什么处理结果，找我们协商。”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说，在2月6日，镇政府已经跟拆迁公司签订了安全协议，对拆迁的安全进行了要求。此次事件的责任完全由星辰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承担。目前，拆迁公司几名负责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记者昨日致电城关镇政府，一名值班人员表示，事情已交由利辛县政府处理，具体情况不清楚。

记者随后致电利辛县政府办公室，记者间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事故的处理情况，但对方含糊其辞。记者进一步追问，这名工作人员却反问记者：“你们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是路过这里的，不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办公室的人全部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据《潇湘晨报》

»相关新闻

乡镇发文奖励拆迁得力村干部

日前在天涯社区、红网论坛和新浪论坛上，有一篇曝光帖，称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为确保土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专门发文，对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的村干部进行表彰，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落选的，将继续留用或提拔，否则将免职、停职处理或不发放工作津贴。

这篇被曝光的“通知”显示是九所镇党政办公室，在2009年10月29日印发，该制度一共六条，第二三四条为重点，内容包括两个“凡是”，可谓“奖罚分明”。

“两个凡是”内容为“凡是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起带头作用，积极支持参与，作出较大贡献的村干部，镇党委政府将给予表彰并予重奖。这样的村干部如果在下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落选，镇党委将继续留用为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可提拔为村两委干部)。”

“凡是在征地拆迁工作中不支持，甚至阻挠、破坏。煽动群众闹事，影响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村干部，镇党委将给予免职和

停职处理。在下一届村级换届选举中如果还当选，是支部委员的一律不予批准，是村委成员或村民小组长的一律不发放工作津贴。”

对此，许多网友质疑：“‘较大贡献’是什么意思？拆的多还是拆得快？”“村干部为了做出较大贡献获得重奖，会不会野蛮拆迁、武力拆迁？”

2月9日下午，记者联系海南省乐东县县委组织部，一名姓陈的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制度。

陈先生还解释说，如果是土地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换届选举如果落选，会安排其到镇属企业任职，或安排到党支部内任委员。如果跟政府部门对着干，或组织群众上访、闹事的，是支部委员或党支部书记的，即便下届被选举上来，镇党委有权不批。如果是村委会委员、村委会主任，镇党委政府不会干涉选举结果，只会停发工作津贴，这都是符合海南省的相关规定的。

据《潇湘晨报》

老板出资20万 让民工“飞”回家

老板不拖欠农民工工资难得，出钱给农民工买票回家就更难得了。沈阳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就做到了“更难得”——花近20万元为108名农民工购买飞机票，让他们“飞”回家！

来沈打工的63岁农民工胡育民家住江苏省南通市，每趟回家都得先坐火车再坐汽车，折腾一天一夜都到不了家。“这次回家可享福了，坐飞机回来的，没到7个点儿就到家了。”2月8日晚上就到家的胡育民，直到昨日还没事儿就拿出从沈阳到上海的飞机票看看。

胡育民称，他们108名工人是最后一批离开沈阳的，公司为让他们早点到家，花20来万给他们买了往返机票，“公司想得老周到了，出了上海飞机场还给包了大巴，一直送到南通家门口。”

胡育民等人干活的工地位于中街附近，昨日负责该工地的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恒隆广场项目经理马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马戈说，农民工们本来一月中旬左右就该回家，但为了赶工程一直留到了现在，为了答谢他们，公司商量决定出钱给他们买票。一人是1800元上下，加起来近20万。

记者问：“多花这么多钱，公司觉得值得吗？”

马戈说：“当然值得了！他们外出打工，一年都不回去一趟，到了年底谁都想早点回家，给钱也不爱在这待着，他们能留到现在挺仁义的，我们就当答谢了。再说，他们属于技工范畴，在我们这已经干了六七年了，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觉得公司的待遇不错，来年还上我们这干。”

社会学家张思宁表示，该公司看到的是20万元花销之外的大利润。客观上，这也是我国农民工权利提升的一种表现。

据《华商晨报》

怕他不还前一笔 不断借出后一笔

就这样借出53万，14年后不得不发帖“通缉”他

关系很好的朋友向你借钱，借还是不借？借了以后他不还该怎么办？钱还没还人又几乎失踪了，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都让倒霉的老付给碰上了，14年过去了，现在他拿着手中8张共53万元的借条束手无策。

相交十年的朋友借钱

老付和老婆刘惠（化名）都是原重庆沙坪坝无线电厂的职工，当时，刘惠是厂里的会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办公室里分来了一个中专刚毕业的小伙子张林（化名），张林看起来十分憨厚，与同事们很快就熟识了，与老付两口子的关系十分要好。

1994年，老付下海做起了医药器材的生意。1995年10月

初，张林找到刘惠，希望能从她手里借点钱，想了想张林的为人与两家的深交，刘惠便背着老付偷偷借了5万元给张林。

借了第一次套牢第二次

刘惠记得以前也曾借过一两次钱给张林，而且数额也都上万，他没多久都按期归还了，这一次，刘惠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谁知3天后，张林找到刘惠，告诉她生意出了点问题，还需要一笔钱，不然之前投入进去的钱将血本无归，刘惠又借了10.5万元给他。此后，张林不断找来，还是同样的问题，刘惠急了。

没钱了从朋友那里借

让刘惠心忧的已经不是自

己的本金了，而是她上哪里再去“变”钱出来给张林，这时，张林给她出起了主意，厂里的某某家境也不错啊，不如跟她们借借？

于是两人找到了朋友，但是朋友表示钱可以借，但必须以刘惠的名义借。刘惠无奈以自己的名义向朋友借钱，再转借给张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之内，张林从刘惠那里分8次共借走了53万元。

最终，刘惠把老付挣下的20万积蓄借了出去，又先后从四个朋友那里借了33万元给张林。

每月一半工资还债

知道整件事后，老付差点没被气晕过去，他立即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与此同时，借给刘

惠33万元的4个人也向刘惠提起了民事诉讼。

随后，法院开庭审理了案件，但张林没有到庭应诉。

14年过去了，张林仍未出现。老付一边被人拖债，一边还被人追债，现在他老婆已经退休，每月的退休工资还要被扣除一半用于偿还那笔帮忙借的33万现金的债。

网上发帖悬赏找人

昨天，老付在某论坛上发了帖子，这个帖子里，他允诺只要有人能提供张林现在所拥有的准确财产，一旦能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他愿意与信息提供人平分所执行的财产。

据《重庆时报》